

暗夜星火铸史诗

——重读董希文油画《红军不怕远征难》

◎王鹏瑞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的精神丰碑,是20世纪人类史上震撼世界的英雄史诗。新中国成立以来,长征题材始终是革命历史美术创作的重要主题。在众多同类作品中,董希文创作于1957年的油画《红军不怕远征难》突破激战、险渡、雪山行军等经典戏剧化叙事,以荒原篝火夜宿的静谧场景重构长征史诗意境,凭借深厚的人文底蕴与鲜明的民族画风,成为红色美术史上的经典力作。作为油画民族化的开拓者,董希文融合西方写实造型与中国传统写意审美,以夜色荒原、星火微光与坚毅的红军群像,含蓄而磅礴地诠释了不朽的长征精神。

一、时代语境： 50年代历史画浪潮与董希文的创作初心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全面推进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通过视觉艺术梳理革命历程、凝聚民族共识。大批画家深入革命旧址、走访亲历老兵,催生了《开国大典》《飞夺泸定桥》《红军过雪山》等经典作品。这一时期的长征题材创作,大多偏好激烈战斗、生死突围、征服天险等高冲突场面,依靠强烈的视觉张力直观表现长征的艰苦卓绝。

在同质化的史诗叙事中,董希文跳出固有创作模式。1957年的他早已凭借《开国大典》确立艺术地位,却拒绝重复套路化表达。通过大量走访长征老兵,梳理口述史料,他敏锐捕捉到长征最真实、最易被忽略的日常:相较于短暂的激战,漫长征途更多是无尽行军后的深夜休憩。荒原寒夜、篝火微光、疲惫却坚守的战士,藏着长征最质朴、最动人的精神内核。

董希文曾在手记中写道:“长征的伟大,不只在于战胜天险强敌,更在于一群普通人,在极致困苦里守住不灭的理想。炮火是长征,荒原寒夜的静默坚守,同样是长征。”不同于同期作品侧重外部苦难与斗争,作品转向向内的精神书写,以静态休憩场景承载宏大史诗主题,形成独一无二“静默史诗”叙事,填补了长征题材温情、日常化的创作空白。

与此同时,这幅作品也是董希文油画民族化探索的重要实践。他摒弃对西方油画范式的机械照搬,尝试将中式意境、留白思维与写意色彩融入写实油画,让外来艺术语言贴合中国历史叙事与东方审美气质,为红色主题油画开辟了全新创作路径。

二、构图与色彩： 明暗对抗的视觉诗学,夜色篝火构建史诗空间

作品画幅宏大,197×305厘米的横向形制,契合长征万里绵延的壮阔气质。画面层次井然,分为远景暗夜荒原、中景篝火群像、近景休憩战士三重空间,层层递进、虚实相生。不同于西方油画的单点透视,画作采用中国传统绘画散点透视,视线平缓游走、意境开阔辽远,营造出苍茫无尽的征途氛围。

画面左侧大面积沉暗夜空,蓝紫、墨黑的厚重云层堆叠交织,渲染出荒原深夜的凛冽压抑,象征长征全程的绝境磨难与重重困境。右侧跳



《红军不怕远征难》 油画

董希文

动的篝火是整幅作品的视觉核心,炽烈橘红与明黄火光漫散开来,温柔覆于战士的脸庞与衣衫之上。冷色绝境与暖色信仰形成极致视觉对冲,一暗一明、一冷一暖,构筑起作品最核心的审美与象征体系。

董希文赋予色彩极强的精神寓意:大面积冷色调指代自然险恶、物资匮乏、前路迷茫的苦难现实;篝火暖色是革命火种、理想希望与不灭信仰的具象化身。纵使长夜笼罩四野,星火依旧生生不息,暗合“星火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真谛。冷暖色彩柔和交融,彼此包裹,隐喻革命理想扎根苦难现实、于绝境中顽强生长的伟大生命力。

在光影处理上,画家摒弃西方规整柔和的光影体系,运用写意化明暗塑造形体。战士躯体半隐夜色、半沐火光,轮廓硬朗凝练,弱化细碎光影、强化整体雄浑质感。远景云层大笔触厚涂,混沌苍茫、星月隐匿,烘托征途的未知与艰难;近景荒原笔触粗犷概括,以简洁的环境刻画凸显人的精神重量,达成以景衬人、以静写壮

三、群像塑造： 平凡战士的人性温度,藏于疲惫身躯下的精神丰碑

作品最大的艺术突破,是彻底摆脱革命题材“高大全”的符号化塑造,以普通人的真实肉身疲惫,成就革命者的精神崇高。画面数十位战士姿态各异、神态鲜活,拥有独立的情绪与状态,又凝聚成统一坚韧的集体气质。

篝火中心,一名年轻战士静坐吹笛,火光勾勒出沉静温柔的侧脸,成为画面的精神象征。周围战士形态不

同,真实可信:有人倚枪小憩、消解行军疲惫,有人侧耳静听、沉醉片刻安宁,有人擦拭枪械、时刻整装待发,有人相拥取暖、抵御荒原严寒。画家毫不避讳长征的艰苦现实:战士衣衫破旧,身形瘦削,肤色黝黑,眉眼倦怠、肢体松弛,尽显长途跋涉的身心透支。这种不加美化的真实刻画,褪去了英雄的悬浮光环,赋予人物鲜活可触的人性温度。

真实的疲惫之下,是从未崩塌的信仰。所有战士的神态皆无颓丧绝望:休憩者眉目舒展、心境安然,聆听者目光温润、心怀憧憬,警戒者身形清瘦却脊背挺直。寒夜笛声是绝境里的精神浪漫,在饥寒生死的严酷征途中,红军依然保有对美好与诗意的追求。这正是董希文对长征精神的深刻诠释:长征不仅是求生的跋涉,更是怀揣信仰、奔赴光明的理想远征。

画面构建了完整的红军人物谱系,少年战士、中年士兵、基层指挥员错落分布,年龄、身份层次丰富。画家刻意弱化个体英雄与领袖形象,将叙事重心归于普通人民军队群体,证明长征的胜利源于千万平凡战士的坚守,英雄根植于人民之中。

笔触语言精准贴合人物气质:刻画躯体与衣衫时厚重粗粲,尽显风霜艰苦;刻画少年面庞与火光光影时细腻温润;远景人群笔触朦胧虚化,虚实相生、主次分明。人物与暗夜、篝火、荒原深度交融,苦难环境与精神希望相互共生,让整组群像成为长征精神最生动的视觉载体。

四、艺术革新： 油画民族化的深度实践,中西美学的融合共生

作为油画民族化的奠基人,董希文坚持:油画必须扎根中国审美、讲述中国故事,不能盲从西方体系。《红军不怕远征难》从构图、色彩、笔

触、意境四个维度,实现了中西艺术的深度融合。

构图上,作品承袭中国绘画散点透视与“计白当黑”理念,以大面积暗夜虚空为“留白”,反衬篝火人群的精神重量,空间悠远、意境绵长,突破西方焦点透视的封闭叙事,完美适配长征万里无疆的宏大主题。

色彩上,脱离西方写实光影逻辑,采用中式“随类赋彩”的写意色彩观。画家主观强化夜色冷沉、篝火热烈的色彩对比,色彩服务于情绪表达与精神象征,不再单纯复刻客观现实,形成抒情性、表意性极强的东方色彩体系。

笔触上,兼容国画笔墨意趣。远景荒原云层大笔横扫,如山水泼墨写意;人物轮廓顿挫凝练,兼具书法线条力度;火光笔触灵动跳跃,在油画厚涂肌理中,保留中国画干湿、浓淡、虚实的笔墨节奏,实现媒介不同、意境相通。

意境上,遵循中国美学“情景交融”的内核。西方历史画重戏剧冲突与情节叙事,作品以静代动、以柔写刚,用静谧夜宿场景含蓄承载磅礴史诗力量,于无声处见精神、于平淡中见崇高,是典型的东方抒情史诗范式。

同时,作品坚守西方写实造型根基,人物结构严谨、形体精准,实现以西为骨、以中为魂的完美平衡,构建出成熟、本土化的红色油画创作范式,成为新中国油画民族化进程中的标杆之作。

五、历史价值与当代启示： 跨越时代的长征精神视觉载体

(一)红色美术史的独特坐标

在50年代长征题材创作普遍聚焦外部斗争、外在艰险的背景下,董希文的作品开辟了内向化、精神化的长征叙事新路径,证明平凡静默的日常瞬间,同样可以承载宏大的革命史诗,极大拓展了革命历史画的创作边界,深刻影响后世红色题材创作。

同时,作品与《开国大典》等作品互为补充,完善了董希文的油画民族化体系,推动外来油画艺术深度扎根中国文化土壤,构建起独立自主、具有东方审美品格的中国红色油画语言体系。

(二)跨越时代的精神启示

时隔近70年,这幅作品依旧具有充沛的当代价值。和平年代虽无战火硝烟,却依旧存在理想坚守、逆境磨砺的人生与时代命题。画作承载三重精神内核:直面苦难、负重前行的坚韧意志;身处贫瘠、心怀诗意的精神浪漫;守望相助、众志成城集体力量。

董希文的创作提供了珍贵启示:红色艺术的根本是写人、写情、写心,唯有立足真实人性、捕捉细微精神状态,革命精神才能真正深入人心。同时,当代艺术创作必须深耕中华美学传统,坚持本土话语创新,实现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代精神价值的双向赋能。

暗夜沉沉,星火永续。一簇荒原篝火,照亮了一代人的信仰征途,也留存了中华民族永不弯折的精神脊梁。时至今日,这幅沉静厚重的经典画作,依旧持续传递着直击人心的精神力量,为红色文化传承、当代艺术创作与民族精神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滋养与启示。

由林杨等人创作的《红山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和申遗研究》,是一部依托内蒙古自治区社科基金课题完成项目且获评优秀的专著,该专著完全契合内蒙古推进文明探索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工作导向。

《红山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和申遗研究》自田野中生长而来。作者林杨常年扎根红山文化研究,参与考古发掘、出土器物整理、亲手触碰过5000年前先民留下的石器与陶片,完整走过了遗址发掘、文物保护、学术研究、大众传播的全流程。林杨任红山文化博物馆馆长后,以考古研究者与基层文博管理者双重视角,一边以探源溯源北方远古文明,一边思索如何让沉寂千年的北方史前遗址走入大众、焕发新生。

正是这种双重实践经历,让《红山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和申遗研究》挣脱了单纯理论认识上的桎梏,书中对红山文化遗产保护现存问题的剖析尤为透彻,不堆砌空洞的前沿理论,而是直面全区各地基层文博场馆运营的真实困境,结合红山文化博物馆从无到有的建设历程,梳理出北方史前文化遗产文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所有方案均来自自治区本土的实地摸索,绝非纸上空谈。

全书最具价值的部分,是对红山文化活化利用体系的深度建构。

作者没有将红山文化封存于学术高阁,而是着力探索一条让文物“活起来”的路径。“日出红山”剧本探秘活动以沉浸式体验的方式,让参与者在角色扮演中走近5000年前的祭祀与劳作;“二十四节气文物艺术海报系列活动”则将红山文物元素融入节气美学,让古老纹饰在现代设计中重获生命力。这些扎根基层的社教实践,在书中完成了系统化的理论提炼,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活化利用范式。透过这些文字,既能窥见基层文博人坚守文物事业的赤诚,也能看到本土管理者以系统性思考,为红山文化这一中华文明关键坐标注入时代活力。

如果说“活化利用”解决的是文化如何走近大众的问题,那么“申遗”回答的则是此处文化遗产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二者一体两面,共同构成红山文化在当代的价值重塑。

对于全区统筹推进红山文化遗址联合申遗工作,《红山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和申遗研究》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实操价值。当下内蒙古全力推进红山文化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推进中却长期受制于遗址跨区域分布零散、各地区保护水平参差、考古成果碎片化等共性难题。林杨整合了自治区全域分散的考古资料、保护规划、场馆运营经验,搭建起完整的研究框架,现存优势与短板一目了然。书中提出的保护、传承、利用举措,全部依托本土文博真实运营经验,可直接用于申遗文本编制、跨区域遗址保护规划修订、全域红山文化宣传推广。北方文明遗产走向世界,既根植于自身厚重的历史底蕴,也需要本土专业学者的精准解读与系统阐释——这部自治区社科基金优秀结项成果,正是完成了这项工作。

作为内蒙古考古行业的老兵,我十分欣慰能读到这样扎根内蒙古、服务内蒙古发展的青年文博人的佳作。全书摒弃晦涩的学术话语,以平实专业的文字,将高深的文明探索 and 具体的博物馆实践连接起来。它既是一部红山文化研究的专业学术参考文献,也是一部写给文化守护者的工作手册。

敬畏远古文明,最终要落脚于守护文明遗产、传承中华文脉的时代责任。林杨等人以扎实的课题研究,让红山文化从5000年前的远山淡影,化作当下内蒙古可触摸、可感知、可传承的人文根脉。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长街藏烟火,笔墨寄故园

——读肖复兴散文集《老街》有感

◎曾正伟

《老街》是著名作家肖复兴“前门三部曲”的压卷之作。读完《老街》,那活跃于北京老街的众生形象便一个个浮现于脑海。西打磨厂,这个拥有500年历史的寻常街巷,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却盛满了普通人的悲欢浮沉。作家以他近80年的人生阅历为底色,将个人记忆、街坊口述和实地考察糅合在一起,为

们描摹出一幅史诗般的生活画卷。

不同于其他作者,肖复兴笔下的老街并非单一的怀旧符号,而是鲜活的生命复合体。明清会馆、民国大车店、西式洋楼等文化遗迹错落交织,比肩而立;豆腐坊、剃头铺、中药铺等建筑群落星罗棋布,源远流长。作者并不刻意堆砌历史典故,更不刻意强调过往记忆,而是以同泰店、粤东会馆、深沟胡同等地标性建筑为脉络,让每

一座单体建筑都能见证老街梁家、曹家和王家几代人的命运起落。

全书最动人的内核,并不是街巷风物,而是在市井中挣扎的普通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完全以体恤之心去审视每一个小人物。丁老太太几十年如一日,伺候瘫痪的儿媳,一生隐忍,永不言弃,儿媳离世后,她的落寞道尽了底层民众无声的挣扎;饥荒年代,年少的小萍深夜打槐花、换粮票,单薄的身躯折射出她顽强的生命韧性;高考在即,连大姐却因钢笔故障而错失良机,命运如一记闷棍消磨了她奋发的意气。无奈之下,她半生看守自行车棚,却依旧保持着温柔的本色;火车司机梁兆历经世事动荡,仍在丁香树下吹拉弹唱,时刻保留着最后的颜面。

书中没有完美的圣人,也没有纯粹的恶人,却真实地记录了每个个体的人生过往。淘气儿不赡养奶奶,拉排子车的工人抢占房屋,这些行为虽有悖天伦,但他们心底却不乏怜悯与柔软的一面。这种正反兼顾的书写,不仅承袭了老舍京味文学的精神血脉,还将市井烟火和人物窘迫进一步升华,让普通人从行动上折射出他们内心的善良。

语言上,地道的北京口语自然流淌,丝滑的市井俚语随处可见。一句京腔,蕴藏着老北京待人接物的分寸;一声俗语,反映着老百姓苦乐交织的日常。随口而出的俗语,既折射着寻常百姓的柴米油盐,又交织着京腔京

